

阿舍 著

奔跑的骨頭



黄河出版社
宁夏人民出版社

中國當代試曲部文學大庫



阿舍,维吾尔族,汉语写作。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、宁夏作协会员。发表散文、小说若干,作品散见于《民族文学》《大家》《西湖》等文学期刊。散文《小席走了》获2004年“新语丝”网络文学一等奖,散文《白蝴蝶,黑蝴蝶》《山鬼》分别获《民族文学》2010、2011年度散文奖。2011年2月,出版长篇历史小说《乌孙》。

责任编辑:唐 晴 勉向进

封面设计:项思雨

阿舍的小说每一篇都有不同的视角，伦常、信仰、古意与现代感各有偏重，但都富于动心触魂的力量，对生活的立体追问，无不贯注着对生命的体恤。读她的小说，可以意会到我们的身心所遭受的围困无处不在，也许还会领受某种隐秘的提示和疏解，从而感念日常平庸之上点点滴滴奇妙的获赠。阿舍的小说探索已经具备了当今文学创作的高端品质。

——施战军

ISBN 978-7-227-04887-9



9 787227 048879 >

定价:28.00元

中国当代西部文学文库

奔跑的骨头

阿舍著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奔跑的骨头 / 阿舍著. — 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
2011.12
(中国当代西部文学文库)
ISBN 978-7-227-04887-9

I. ①奔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53008 号

中国当代西部文学文库——奔跑的骨头

阿舍著

责任编辑 唐晴 勉向进
封面设计 项思雨
责任印制 李宗妮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电子信箱 renminshe@yrpubm.com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	720mm × 980mm 1/16	印 张	14.25	字 数	230 千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	0009366	印 数	3500 册		
版 次	2012 年 4 月第 1 版	印 次	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		
书 号	ISBN 978-7-227-04887-9/I·1272				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MULU

- 001 奔跑的骨头
016 玛丽亚的舞毯
039 珍珠
062 山风不说话
085 尤苏的质问
102 莫名其妙的星期天
124 雪山
137 苦秋
149 核桃里的歌声
163 游戏
180 云上的日子
197 空中楼阁
215 十楼D座

奔跑的骨头

农历七月初一大早，矿区家属院的布告栏里便贴出了迁坟通知，映照妈从早市买菜回来，就见布告栏前站满了人。灰头发的王婆颤悠悠地说：“唉，死人也不安宁啊。”食堂厨师李胖子跟着嚷嚷：“先让矿长迁他老子的坟。”王婆从人群里钻出来，看见映照妈，又嘟哝了一句：“人给砸死的，怕是骨头碎得都捡不起来了。”说罢，便一摇一晃，孤单地走开了。

迁坟通知简明扼要，口气严厉，倘若不在五十天里迁走旧坟，一律视同无主坟推平或深埋。

矿区墓地这块地盘早被市上看中了，但是前两次迁坟通知都被矿区家属视若儿戏，因为矿长的骨头比市上的通知硬多了，凭着他每年给市里上缴的利润，他就是不许市里来动他的这块地盘，就是不让他老子的骨骸离开这块风水宝地。谁都明白，矿长指着这块宝地富过三代呢。

旁人议论纷纷，映照妈只是心跳，冷汗密麻麻压在胸口，一缕晨风吹来，把她的心吹得阵阵痉挛。映照妈有些慌乱，前两次迁坟的消息只是让她头皮骤然发麻，但是这一次，她显然预感到了什么。家属区绿茵葱翠、花团锦簇，阳光在草叶间闪烁，颗颗露珠犹如宝石，光芒刺进了映照妈的眼睛，一阵晕厥涌来，她低头急匆匆向家门走去，不敢再多看一眼身旁那炫目澄莹的绿草地。

进了门，映照妈怔怔坐在了沙发上，仿佛被攫掳了魂魄，不仅忘记搁下手中的菜，更没有听见映照对她的呼唤。

映照正准备出门上班，看见妈妈这副神态，便接连喊了几声，一声比一声大，直到妈妈魂不守舍的眼睛看见了她。

“映照，他们又说要迁坟了。”

“您毛毛腾腾，就为这事啊，您怕什么呢，又不是我们一家的事。”

映照甩门离去，只剩下映照妈坐在寂寥的房间里。

“到底是活人在折腾死人，还是死人在折腾活人呢？”映照妈仍旧呆坐在沙发上，反复不宁地绞尽脑汁。阳光在窗外晃动，一点点靠近了映照妈，继而静悄悄落在了她的脚前，恰似一块树叶状的光斑，颤动着，栩栩如生。

可是映照的话更掀起了映照妈的心。这个女儿，她的眼睛多像她的爸爸啊，细长的丹凤眼，微微上扬的眼角像一根轻描淡写的线条，把每一束目光都带到了半空中，那么飘忽不定，那么戏谑无情。但是映照爸爸从前却不是这样的，就因为映照爸爸的这双眼睛，她才在两个追求者之间坚定地选择了她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她几乎夜夜与这双眼睛相遇，几乎夜夜在梦里随着这双眼睛走进那个犹如深渊般的矿井。映照妈想起初遇映照爸爸的一刻，那一刻，映照妈觉得映照爸爸那双微微上扬的眼角温柔地抵在了她的心上，她感到了疼痛，更觉到了幸福。凭着这双眼睛，映照爸爸劈开了映照妈紧锁的心，也凭着这双眼睛，映照爸爸劈开了那些储藏着煤资源的岩石层，然而，不幸的是，凭着这双眼睛的敏锐与机智，映照爸爸未能洞察觊觎他生命的厄运和死神，更未能窥透映照妈这么多年来漆黑漫漶的梦境。

“映照这丫头，她的嘴，为什么总是这样毒呢？”想起映照在不经意间说出的一些话，映照妈忍不住又一阵脊头冰凉。

“您怕什么呢？”映照出门许久了，这句话却像利刺一般扎进了映照妈的太阳穴。

隐约中，窗外飘来了蝉声，然而就连这蝉声，也像纷乱尖利的荆棘，刺进了映照妈的心。热气随风涌入室内，窗前游荡的光线由金黄而炽白，映照妈向窗外望去，只觉清晨郁郁湿湿的世界，此刻像被阳光漂白了，一片朦胧，让她看着头晕。

毫无办法，映照妈放弃了瞩望，她原想从映照那儿得些安慰，却不料映照

的一句话更让她心慌意乱，这些年总是如此，每每她渴望映照带给她若许力量的时候，映照的一言半语总会叫她更加难堪。她不知道自己和映照之间出了什么差错，为什么这个与她相依为命的女儿，总是在她最脆弱、最可悲的时候与她相煎太急呢？旁人都说映照善气迎人、柔心弱骨，但是为什么她这个做母亲的，却很少感到女儿的煦暖之心呢？这样力不胜任地想了一会儿，映照妈才想起放在脚边的蔬菜，她提起手袋，一步一步、缓慢地往厨房走去，经过阴凉的走廊时，她忍不住打了一个冷颤。映照妈想，这房子太静了，静得令人心寒。

映照妈在厨房忙了一阵，她埋头拣菜、剥葱、和面，却一连几次失神，不是将净菜扔进了垃圾袋，就是一气舀了整整一盆面粉。准备好午餐用料之后，映照妈又将不锈钢水池擦得锃亮光洁，因为用力过大，铁刷子在钢面上留下了许多刮痕，后来，当她摘去手套，打量劳动成果时，连她自己也被耀眼的 stainless steel 水池吓了一跳。做完这一切，映照妈换了件上衣，一件黑色真丝刺绣衬衫，谁知刚刚锁了门准备出发，突然又想起了一件事。映照妈回到房间里，打开冰箱，从冷藏室里拿出两块酱好的牛肉，包在保鲜袋里，这才妥妥当当地出了门。

映照妈骑着单车走在马路上，往北大约三里地，就是矿区公墓。

马路两旁杨树参天，枝叶掩映下的林带绿草萋萋，野生苜蓿朝气蓬勃，紫色或者黄色的花朵夹杂其间，柔嫩而绚丽，仿若时光里那些一闪而逝的幸福时刻。映照妈骑得很慢，看见这些茂盛的野苜蓿，犹豫片刻，最终停了下来。

映照妈走下马路，对着一处茂密的苜蓿丛，发呆了半晌，仿佛被这些烂漫的植物所震动。只有在这些自然界的生灵面前，映照妈才稍稍觉得安心。映照妈记得当年刚来矿区时，空旷的山坡上就长满了这些生机勃勃的野生苜蓿，那时粮菜匮乏，人和牲畜都蒙受着这片野苜蓿的恩惠。

为眼前的蓬茸所吸引，不觉中，映照妈已经蹲下了身体，让自己沉浸在这片绿茸茸的世界里。野苜蓿围在她的膝前，好似一群天真茁壮的幼儿，一时间，映照妈感动得有些手足无措，因为她忽然渴望抱住这些植物，像多年前紧

紧接着失去父亲的映照一样，又冲动地想把自己的脸贴在苜蓿之上，如同深深吻着酣睡中的映照。

映照妈抚弄着膝前的一根野苜蓿，细看之下，它的蝶形叶片有着无与伦比的精致，这种绝无仅有的外形，以及它浓郁的色泽、它强壮的生命力，都让映照妈深为感慨。她想，这些从黑暗之根出发的小生灵们，生得如此坚决、清晰，它们春华秋实，不管繁育了多少代，个体的生命仍然是那么果断，没有无谓的纠缠、没有混乱、没有如她一般痛苦的心。想到这里，映照妈忍不住问出了声：“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呢？唉，越来越乱了。”尽管这个问题缠绕了她半生时光，并且仍将继续下去，但是映照妈依旧无从获得解答，或者说，即使答案近在眼前，她也很可能假装无法参悟。

显然，今天的这段路程走得有些沉重了。

一缕阳光透过枝叶，落在映照妈脸颊一侧。感觉到这块光斑的滚烫，她知道时间不能再耽搁了，便把手伸向野苜蓿的根部，利索地拔了一捆苜蓿，而后扎紧放入车筐，继续往墓地方向去了。

墓地周围的林地越来越苍郁，两株老榆树十分倔强地耸立在墓地入口处。

映照妈远远就看见了那扇隐现在枝叶下的小窗户，嵌在雪白的墙壁之内，犹如一只凹陷的黑眼睛。

映照妈正在停车，白房子的纱窗门便颤巍巍地开了一条缝。接着，守墓人乾叔拖着他的瘸腿一晃一摇地走出来了。

“你来了。这么热的天。”乾叔只穿了件白色老头衫，年月有些久了，薄得能看见丝线纤维，也不干净，肩部尤其显得污黄。

“又通知迁坟了，闹心，过来看看。给兔子拔了些草。”映照妈一边说，一边从车筐里取出苜蓿，递给乾叔。

“先进屋吧。”乾叔接过苜蓿，拖着瘸腿去喂兔子。

映照妈从没见过乾叔穿背心，那只断成半截的胳膊因此看着格外醒目，活像一根巨大的火腿肠，肉乎乎地随着乾叔脚下的节奏摇动，古怪而难看。

“草木就不像人这样难看。可是人断了四肢，若真的像树一样从一旁长出个什么，那真是太可怕了。唉，上天把人的什么都造得刚刚好，不少一个，不多一次，连命也是这样。”映照妈不敢再想乾叔的断臂残腿，仿佛她真的看见乾叔的胳膊上又长了一截吓人的小胳膊。

喂完兔子，乾叔也进了屋。映照妈坐在靠里的唯一一张沙发上，从手袋里拿出一块牛肉，而后侧过身，从一旁凌乱的字台上拿起一只空碗，甩了甩碗里的水，把牛肉放了进去。

映照妈做着这一切的时候，乾叔站在门前，拿起一件青色衬衫，无声地穿上了。

“你没听说这事？”映照妈捋捋额前的一缕头发。

“我前两天就知道了。他们之前来了这里几趟。”乾叔坐在映照妈对面的木床边，右臂空荡荡的袖子幽灵般飘动了几下。

“矿长也来了吗？”

“来了。市上的人走后，他蹲在他老子的坟前哭了几声。”

“这次怕是真得要迁了。”

“矿长让我清点坟的数目呢，你早做准备吧。”

乾叔说得小心翼翼，映照妈把另一块牛肉攥在手里，沉默良久，拇指在包裹着牛肉的保鲜袋上来来回回划动，保鲜袋细微的窸窣声像虫子一般爬满狭小的房间。

牛肉并不是什么救心丸，映照妈心里怦怦跳了一阵，末了，对乾叔说：

“我担心映照，怎么跟她说呢？”

“孩子大了，也会理解你的。”

“这可不好说，映照的脾气你们都不知道，她那双眼，总像是用刀剜我的心。”

“你不要太自责了，这些年，你不容易。”

“你再想想，映照爸那天在井里吗？”

“唉，映照妈，我都已经想了一辈子了，我只听见了一些脚步声，正想回头

看看来人,矿井就塌了。石头不仅砸断了我的胳膊和腿,还坏了我的脑子,因为我越来越分不清那到底是人的脚步声,还是鬼的脚步声。唉,都死了,就活了我一个。我记得那天每个人的说话声都变得很大,脚步声也特别大,我到现在还搞不懂那是为什么。我记不起更多了,也不能再想了,那些脚步声一响起来就没完,震得我脑浆子都快要出来了。”

“活不见人,死不见尸。乾叔,我该怎么办呢?”

“不然,就对映照说实话吧。”

又一阵沉默,映照妈长长地叹了口气,仍然难做决定。酱牛肉在映照妈的手里捂了过久,保鲜膜已经湿乎乎地粘上了她的手心。二人默默坐着,乾叔抽完一根纸烟,映照妈起身打算离开。

事实上,在来之前,映照妈就没抱什么希望,这么多年过去了,这个了解内情的乾叔只能这样和她坐坐,他并不能代替她承受过去和未来,以及眼下的时时刻刻。但是显然,即便是这样坐坐,也给映照妈带去了不少安慰。三十多年来,只有与乾叔这样沉沉地坐一会儿这个愿望能够得以实现,其他的,她从来没敢奢望,所以,也就从不尝试。

映照妈出了乾叔的小屋,往映照爸的坟头走去。太阳毒辣辣的,映照妈觉得奇怪,远远近近的坟头为什么会白得发亮?乾叔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,有意拉下映照妈一段距离,像是二人之间真有什么事物阻隔着。

今天,映照妈走在前面,并未像往常一样留意乾叔的脚步声。往常,乾叔一脚轻一脚重的脚步声总让映照妈想起乾叔说的那句话——“我越来越分不清那到底是人的脚步声,还是鬼的脚步声”,因而常常会分了心,侧耳聆听身后的每一丝声音,以至于在无知无觉中放慢了脚步,有时,甚至会猛地转身,蓦地瞪着正在专心诚一地走路的乾叔。这样的事发生了几次之后,乾叔显然有所感知,便不再那样紧跟着映照妈。

但是乾叔从来不会因此而躲开映照妈,事实上,每一次跟在映照妈身后,往映照爸坟墓走去的时候,乾叔都想告诉映照妈关于那天的事。在内心里,乾

叔并非像他无数次说过的那样,对那天井下的事完全一无所知。他说自己一无所知,只是因为自己无法可说。那一天,虽然什么也没有看见,乾叔却感觉到了,映照爸不在那些哗哩哗啦向他走来的脚步声里。这感觉一日日强烈,从胸腔里往外冲,几欲脱身,但又总会在关键时刻悬崖勒马,仿佛有惊无险的舞台杂技。

谁曾想到,时间并不是所有痛苦的良药,乾叔就是一个范例,因为难以忍受这种无法可说,以及这种毫无期限地掩饰与隐藏,乾叔的苦恼像癌细胞一样滋长着,在一些秘密而孤独的时候,他显然有些失控了,为了释放内心的拥堵,乾叔一次次把自己的胸腔抓出道道血痕。

只有一个人能够证明、并证明了映照爸当天下了井,谁都没有证据反驳他。这个人就是矿长的老子。现在,矿长的老子静悄悄地躺在墓园的最里端,三十多年过去后,他的证词和他的生命一样,越来越让人感到虚幻了。

既然下了井,人就应该在井下;既然都被埋在了井下,那么就应该有被埋在井下的尸首。

可是挖了三天四夜,连矿灯的上百个大大小小的碎片都被找了出来,却就是不见映照爸的尸体。第七天夜里,映照妈背着熟睡的映照砸开了矿长他老子的家门:

“我男人呢?”

“唉,徐工程师怕是找不到了。”

“他没说他要下井。他说那两个矿井问题太大,他去找你了。”

“找完我他就下井了。你这人,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。”

“你看见他下了井?”

“我没看见,他说他下井。”

“说了不一定下。活要见人,死要见尸。”

“见见见,我又不是没找,你让我给你变一个人出来?你这人。”

“一个大活人没了,你是矿长,你说咋办?”

“我不知道咋办？我又不是没找。”

映照妈呜呜地哭出了声，背上的映照在她的哭声中醒来，跟着她一起哭。映照妈换手把映照抱在怀里，头埋在映照柔软凌乱的发丝中，不一会儿，放声哀嚎起来。正是凌晨时分，哀嚎声惊落了白杨林里的乌鸦，整个白杨林像被斧斫一般，噤里啪啦响成一片。

第二天，矿长的老子私下里对映照妈说：

“徐工找不到了，矿上打算追认他为烈士。”

“谁说我男人死了？你见着尸体了？”

“我们不打算找了。人没死，就不能追认为烈士，也就没有抚恤金，没有补偿。”

“我去公安局报案。老徐那天找过你，他说他要去找你。”

“公安局，公安局早都来了，所有人都问过了，除了我，没人见过徐工。矿上可怜你们母女，想帮你们。”

“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你们草菅人命，你把老徐还给我！！”映照妈披头散发，瞪着红肿的眼睛朝矿长老子扑去。

“你这人，不知好歹，怎么像个疯子。”矿长老子表情嫌恶，一把推开了映照妈，逃难一样离开了。

事实后来显然以映照妈的妥协结束了。映照爸不明不白地死了。映照妈往公安局跑断了腿，得到的却是一个质问：他如果没死，那么丢下你们母女跑哪儿去了？有这么狠心的人吗？

映照妈只好承认映照爸死了。于是，在矿长老子的安排下，映照爸被追认为烈士，并悄悄追加了抚恤金的数额。继而传出徐工找到了的消息，接着便连夜下了葬。

映照妈记得那天晚上，映照瞪着黑灵灵的大眼睛，寒凛凛地望了她一夜。从那天起，五岁的映照就突然长大了。母女二人相依为命，映照妈日夜祈求，盼着映照将来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之后，她担心的事还

是发生了，映照比她更不幸，不停地漂泊，不停地被男人抛弃，不停地失望，再不停地渴望。

今天，映照妈想着迁坟的事，就忘记了跟在她身后的乾叔的脚步声。空气里全是光，全是硬铮铮、明晃晃剑一样的光，光抵在她的额头，抵在她的心，抵在她的双腿上，映照妈觉得浑身都疼，也就越走越慢了，后来，就连脚下的这条弯曲细长的小径，也抵得她脚底板像扎了铁钉。映照妈知道自己病了。她已经看到了映照爸的墓碑，墓旁长着一棵柳树，树下有一些青草，还有几株野花。映照妈想，那真是个好地方，好得她只想躺下去，闻着四周草木的气息，彻彻底底地睡一觉。

映照妈把酱牛肉放在映照爸坟头的一个粗瓷碗里，阳光强烈地近似荒凉，映照妈只站了一小会儿，便忽冷忽热冒了一身汗，头也隐隐疼起来。映照妈抚了抚额头，觉着累乏，却又没有别的去处，便往前走了两步，来到墓旁柳树下，倚着映照爸的坟堆缓缓坐下来。

只是，一当坐下，映照妈才知这地方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好，一根枯草戳了她的大腿，几块碎石子咯着她的骨头，地也有些冰凉，不时有蚱蜢、蜂子、蚂蚁这些小玩意儿打扰她的清静。不仅如此，映照妈还觉察到站在墓碑前，与坐在坟堆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：站在墓碑前，她对映照爸是有话可说的，她要告诉映照爸矿区的新鲜事儿、映照的工作、家里丢失的白猫，以及她的衰老诸如此类关于活人世界的种种变化，看着这个竖在她面前的石碑，就仿佛看着一位沉默的师长，而她则是一个听话顺从的学生，按时交上自己仔细工整的家庭作业；但此刻坐在坟堆中，半倚着映照爸的坟，她的内心已截然不同，没有墓碑挡着她和映照爸，她反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。

一切都太难堪了，也太难以忍受了，三十多年以来，她不知在这座空坟前说了多少话，映照不知在这座空坟前跪了多少次。时间从她的嘴边、从映照的膝下流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，若是有人想嘲笑她对世人、对女儿的欺瞒，这么多年过去以后，也会对此麻木不堪、无动于衷了。映照妈是想嘲笑自己，然而，

一当看到不明真相的映照跪在坟前,就开始埋怨自己。

映照妈一边想,一边揉着酸痛的太阳穴。一只黄蜂围着她叫嚷了好一会儿,映照妈挥手撵了几次,才赶走了这只惹人烦、不通人情的小生灵。

映照妈向四周望去,大大小小、高低不一的坟包围裹着她,有的坦荡荡地看着她,有的完全被前一个挡住,有的伸出半个脑袋窥探着她,这样错落着一层层延展而去,就使她并不比一个孤单的活人更可怜,如果想到这些圆冢之下另有一个忙碌、扰攘的世界,甚至会觉得四周也是热热闹闹的。

阳光过于强烈,事物在白光中越发地模糊了,那些目力所及的坟茔,以及坟茔上的草和破旧的纸花,都像气流一样,晃晃悠悠向上飘腾着。

“这另一个世界是怎样的?”映照妈定睛看了好一会儿,既看不出那些坟茔的表情,也想象不出那些坟茔之下的国度。她只知道一个坟茔包裹着一个躯体,就好似一个生命携带着一个魂魄,而映照爸空空如也的坟穴,显然成为这个国度议论纷纷的异数了。

“怕是死人也像活人那样说三道四。”映照妈揉搓着额头,疼痛在额头与太阳穴间滚动,活像有人推着一个石碾,在她额上走来走去。

这时候,乾叔歪歪斜斜地靠近了映照爸的坟头,看见映照妈心碎地坐在坟边,忍不住开了口:

“地凉,这儿风也硬,你起来进屋里坐着吧。”

“乾叔,我想起来了,我坐在这里是为了什么。”

“映照妈,为了什么?”

“活人中谁也没法告诉我映照爸去了哪里?也许这里的鬼魂能告诉我。”

“映照妈,还是起来吧,你身子弱。”

“乾叔,你是好心人,我知道你是怕真有个鬼魂附上我的身。”

“这种事是不好说的。”

“我倒是想呢,也许他们知道映照爸的下落。如果真有鬼找上了我,你可要帮我问问。”